



陶佳木 著

初三 我走边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陶佳木 著

初三 我走边

一部由名校高中女生
倾情撰写的初中版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三,我走过/陶佳木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4

ISBN 978-7-5473-0763-2

I. ①初… II. ①陶…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5925 号

初三,我走过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89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63-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 录

一、初三,从紧张开始	1
二、身心的长跑	7
三、最困难的是选择	17
四、朋友	28
五、挣扎的翅膀	40
六、当还有笑声的时候	52
七、我们的青春纪念册	66
八、毕业照	75
九、再送一份礼物	81
十、最后一次	87
十一、你就是自己最好的答卷	101
十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	108
十三、给未来的自己	120
后 记	132

一、初三,从紧张开始

“听好了啊,现在座位拉开!”

座位拉开!没有同桌了吗?!大家心存侥幸,希望是临时有什么活动,一人一桌的队形,只有期中期末和月考才会排的,一学期不超过四五次。一进入这样的教室,神经会立刻紧张起来。

但班主任易老师叉着腰,靠在门上,副班主任小嘴在一边点点头——就这样生生拆开了三年半的同桌。

易老师下达指示前,是从来不会和你商量的,假装一下也不会。这时候高廊问了一句为什么, she 就把充分的理由统统告诉你:“都最后一学期了还想咋地?有个同桌在旁边儿不干扰你吗?人家班儿都分开了,凭什么我们班儿不分开啊?而且天天考试,每次再拉座位你不嫌烦呐?!废什么话!让你拉你就拉!我是班主任还是你是班主任?”友情受阻后,立刻又知道了另一个坏消息:天天都考试。

易老师从初三才接手我们班,带着东北的暴脾气和直性子,一个学期了还远没和我们磨合好。而她却喜欢热情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她经常一手撑在腰间,另一只手背贴着额头,满脸皱在一起,无奈地惊叹:“哎呀,你怎么,你到底能不能讲清楚呀!哎呀,行,你坐吧,哎呀我都有点儿,都喘不过气了。”林子矛大声喊了声“薯条”,她疑惑地问是谁,于潇元回答了一声“C罗”——林子矛说我长得像C罗。当易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小姑娘叫这名字多难听”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她不是那个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的班主任了。

前任班主任肖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初三没有继续教下去。副班主任图图总是迟到,被校领导警告过好几次,换掉了,换成了刚认识一学期的“小嘴”。以前肖老师不在的时候,图图总会霸占着讲台,很大声又很慢地叫这个人交作业,叫那个人背课文,好像整间教室只有他一个人。现在,他只是有事才来一次,从后门探出头,说一两句话就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无论他从前招来了我们多少埋怨,我们还是希望他能继续成为这个班级的一部分哦。

正副班主任都是新的,再加上是初三,哪里有时间再让你们互相了解去?

而易老师也越来越频繁地不来上课,总说是有些事情。她来上课的时候,撑着讲台,无奈地抱怨头晕乎乎的,喘不过气,什么事情包括通知之类总是忘。何瑞冲说,他和妈妈说起易老师的症状,他妈判断易老师是怀孕了。大家都说开什么玩笑,最后一学期,怎么能说怀孕就怀孕呢。

但是,易老师开始穿宽松的衣服、柔软的裤子,高跟鞋换成了平底鞋,风一吹,衣服贴在腹上,好像有点隆起了。她来

或者不来上课，上的是或者不是她的课，她有没有怀孕，成了所有人讨论的话题。

来给易老师代课的大凤，让我有些佩服。有一道题，标准答案考虑得并不完善，招来同学愤愤的抗议。高廊摊着双手耸着肩，一脸的愤怒和不屑。李迎则用蔑视的语气不停地抢白，一点余地都不留。“你脑子有洞吧，”她轻轻嘟囔了一句。要是易老师，早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要是以前的物理老师，可能就气得掉眼泪了。可是大凤显然惊呆了，怒火正要往上蹿，但她还是努力平静地说：“就是这样跟老师讲话的吗？最起码的尊重有吗？我尊重你，在这里跟你讲题，你有没有尊重我呢？”面对这样平静的语气，再闹下去就显得自己气焰不足了。“我没有说你们的答案是错的，”她说，“但是这样写是没有分的。你们现在是为了拿分呀。”

类似的争执经常有。易老师会不分青红皂白：“不要问了！你这么写就是错！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这么写！”数学老师叶数有些年纪了，但她能与时俱进，和我们打成一片。她会含含糊糊地说：“好了好了，不去管它了。不要去管它了。”图图，则像根本没听见你问的那个点：“你正常哦？怎么会是这个哦？答案就是这个呀，没问题的呀。”有好几次，他正振振有词地解释某道题，同学便插话，提出异议。他先是用一贯的不讲道理的方式辩驳了一番，然后一翻答案，才发现是自己看错了。他居然立刻就能把立场变过来，面不改色地解释这个正确的答案，好像他刚才理直气壮的对错误答案的解释根本没有发生过。他完全是根据答案来分析题目，而不是根据题

目得出答案的。语文课上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肖老师会心平气和地和你说好久，但最后通常是无奈地从镜片上方看着你：“你一定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而神仙姐姐会不紧不慢、耐心地解释半天，最后总能让你发现自己错在哪里。神仙姐姐是我们初三的语文老师，肖老师曾经用“神仙姐姐”来形容她——年纪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但声音容貌比她实际的年龄要年轻得多。肖老师通常是把她的观点反复强调解释，而神仙姐姐会在争辩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语文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而大风这样的回答，我等了很久。没有一位老师这样说过。老师，夹在考试制度和不能羁的学生之间，为了让学生生存，的确不得不屈服于制度。但为什么没有人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地来解释清楚这种处境呢？这样的解释我在心里默念很多遍了，但只有大风做到了。

还有一次，她举了一个例子：“我把你们的电路故障题——你们肯定很快就能做对的——拿给一个复旦的物理博士。结果他想了半天，也做错了。”她是想说，现在做题的熟练程度对考试是很重要的。“那不就说明我们现在做的题以后是没用的吗？”理科很好的何瑞冲说。“是没用的呀，”大风说，“但是你们要中考啊。”

易老师又一次有事情没来学校时，大风终于招架不住我们的追问，含糊地说了句“是的”。易老师怀孕了！迅速地，我们班、别的班，学生和家长，全都知道了。同学们议论说她多大呀，这就二胎；家长直接打电话给她，问她还能教到什么时候

候。易老师也总算在全班面前许诺了一句：会尽我所能，带到中考的。谁都只能笑笑——孩子什么时候想出来你说了算吗？

这样的集体，涣散，教室里只会呈现出脏乱差。

坐在垃圾筒附近的跳跳和何瑞冲，餐巾纸团起来就远远地扔过去，扔久了也练熟了，不会掉在地上。但也有特意退开几步的杨烁，摆个漂亮姿势再投的蓝博瑞，投不进也不再去捡起来。易老师不督促，大家抱着“你才教了我们一学期，凭什么就当上班主任管这管那”的抵触心态，故意和她作对，劳动委员不监督，值日生不打扫。政教处的老师一进门就指着堆在墙角、落在垃圾筒外面的纸团，皱了皱眉头，嘟囔一句：脏死了。

年级里我们班男生最多，全班去 Pre-DP 的又只有两个。DP 是我们学校的高中部，上的是国际课程，报名 DP 的同学在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单独组班，就是 Pre-DP。我们班去 DP 的那两个又都是女生。人口总数大，男生比例高，纪律还好得起来吗？

课堂上不是疯狂的活跃，就是死一般的寂静。一次，区里的教研员代神仙姐姐来上课，年级的语文老师都来一睹教研员的风采。问题问下去就像石沉大海，学生没有回应，更没有主动发问。教研员倒是沉得住气，就这样和和气气地上完两节课。但是我是惋惜啊，我们班以前不是这样的。下课后（2）班的班主任特意单独留下来和我们谈谈：你们（3）班原来一直是所有班级的风向标，现在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一天中午去找肖老师写推荐信，她正和六年级的两个小学妹举着一座纸模型，兴奋地翻来翻去。“你们就没有义卖了吗？”——哦对，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是说要准备爱心义卖的。可是好像没有人组织我们参加，具体通知还没下来。“嗯，好像没有这个苗头。”

下午数学试卷一张一张传下来的时候，楼道里的广播突然响起小黄人的歌声。我意识到，原来义卖就是今天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通知我们，哪怕是斩钉截铁的一句“不参加”。一句句“咦？”“嗯？”冒出来，初三的学生就好像被废弃在垃圾场里，默默地躺着，当下的鲜活从眼前飘过，却只能怀念一下过去的光彩。“这还用问吗！初三啦！你还想咋地？”易老师是这样说的。

(4)班有几个，执著地还要参与到全校的活动中来。其中有个同学后来写了份好长的检讨呢。前几年早该意识到，学校活动从来就没有初三这个词。

虽然没有寒风，但刺骨的空气好像冰冻住了红色的楼，穿过白色的墙直接刺向我们。

不情不愿地，初三的最后一学期终于开始了。一直觉得多遥远的事情，现在不就来了吗？

二、身心的长跑

体育考试是第一个考验。

体育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长项，这么多的考试项目，选哪个都是满分的。我不确定这会不会让很多人羡慕，因为好像有那么些人，还挺为自己的娇弱而高兴的。更多的同学对着选项表，回忆自己的每一项成绩，换算成分数，哪怕体育再差，也要谨慎地斟酌着，让自己的成绩稍微再高一些。“中考分数咬得那么紧，在体育上差一两分，多不划算啊。”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戏剧化——重大活动之前总会发生意外。跳横箱是最后一项没学过的课程，一个礼拜下来，该学会的都跳得不错了，学不会的也就真的不会了。横箱跳跃是唯一一项具有危险性的项目，一个礼拜的每一次练习，老师都看护得紧紧的。但就在最后关头，“咔嚓”一声，骨折了——跳跳住进了医院，老师因此加倍地警告我们。几天后，半个身子被裹成白色，披着的衬衫一只袖子空荡荡地晃着，用神仙姐姐的话说，“像杨过一样”的跳跳大摇大摆回到了教室。一边故作镇定连连摆手说没事，一边激动地挥着幸存的手臂，说医生怎样不近人情，说自己怎样没办法洗澡，说图图怎样追到医院让他背课文。上课该怎样插嘴还是怎样插嘴，下课该怎样捣乱

还是怎样捣乱，到处转悠，拿自己的骨折当作资本——一个人是怎么样，还真不是一场病痛就改变得了的。

其他人还是要继续准备啊。

学校的模拟考过后，就是疯狂的训练。800米，以前一学期跑不了两三次，现在天天都有。当然是不情愿的，开始的时候，每次上跑道之前都要磨蹭好长时间。跑过一圈，体力还充沛；跑过两圈，觉得累了；第三圈是最痛苦的，力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但离终点还有那么长；第四圈通常不知道是怎么跑完的，只知道终于结束了。离终点还有几步的时候已经慢下来，蹭过线之后，立刻扑倒在跑道上，表情扭曲着，好像中了慢性的毒一样。可是坐不了一会儿，屁股就开始发胀，沉沉的，更难受。换个姿势，或者慢慢站起来，就是一阵头晕眼花。也有一些稍微有自制力的，停下来后不坐下，找棵树靠着，但过一会儿再走路腿就软，感觉走不了几步就会困在原地，再也动不了了。

一天又一天，鞋底不知道在红色的跑道上绕过多少圈了。经过低年级的同学，听见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说，你们看，初三的姐姐每天都在跑；经过自己班在打篮球的男生，他们也惊讶，你们又在跑800米啊。有的时候又困又不舒服，跑的时候就不那么尽力，老师看在眼里，但是不说什么；有的时候精神不错，决定要好好跑，于是跑完以后会留意一下老师报的时间。800米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只需要参加一项，参加游泳的同学会在一旁幸灾乐祸，跑步的这些同学听到他们在跑道边为自己加油，当然不当真了。最后一两个礼拜，整过队后，老

师什么也不说，手一挥，学生就三三两两跑起来。跑完了也再没有人哀叹，喘几口气，就又抱着篮球排球自己对着墙对着篮筐，或者找老师练习垫上横箱和双杠。这样的体育课那么安静，安静得经常停下休息的时候就发起呆，呆着呆着突然就铃响了，下课了。

终于，游泳考试最先来临。一个个拎着塑料袋，没心情吃饭，早早地就跑去集合。只有坐在我右边胖胖的一个男生气定神闲，用一贯的热情打开了第二盒饭。他的桌子旁边还像模像样地挂着一个挺专业的游泳包。我觉得好笑，问：“你游泳比跑步快多少啊？”他憨憨地笑了两声：“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回来以后，听见于潇元骄傲地宣布成绩：“我们班除了小胖，都满分了。”唉，不要这么赤裸裸嘛，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呀。

连绵的小雨挡不住如期而至的最终考试。

中考体育有一个法宝——红牛！应该是以前的学生传下来的，总之所有人都知道了，喝红牛，跑得快。游泳考试的时候，第一批红牛已投入使用；班级的网上转了一张中考体育现场惊现“红牛塔”的照片；妈妈一个同事的儿子也读初三，而另一个女儿才在初二的同事提醒她俩，要喝红牛啊。

虽然不相信吧，但还是和妈妈去了趟超市。妈妈一路走就一路笑，嗨呀，我们不也和大家一样嘛，去买红牛啊。她捏捏我，问我紧张吗。我说紧张。妈妈显然很意外，你真的这么

紧张啊？你体育这么好，你还紧张？那别人不是要紧张死了！

其实到考试前最后一次 800 米练习，我和满分还是差了 10 秒，而我的成绩在班里已经是最好的了。爸妈的同事里有很多孩子上了高中的，他们说正常人体育都是满分，得 28、29 分就已经很差了。可是真的那么容易吗？那为什么连体育这么好的我到现在还达不到满分呢？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红牛上了，希望真能像林予予说的那样，“提速几十秒毫无压力”。

所以我说：“800 米满分不了。”

“你都没练，怎么可能就满分了！”妈妈嗔怪。

“谁说我没练！我天天在学校跑的！”我突然很生气。因为这练习已经是常态，所以和她聊天时从没想起来过。可是我练了！而且你不知道练得多痛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不能满分！

妈妈“哦”了一声，又问我其他的项目。“你们是先跑 800 米还是先考别的？”

“当然先考别的呀，跑完 800 米还怎么考其他的？”

“啊？原来 800 米是这么累的呀。”她惊讶于 800 米原来这么累，而我惊讶于她居然不知道 800 米这么累。我愣了愣，除了“嗯”，不知道说什么了。

到超市里，找到红牛的柜台。旁边两个售货员惊呼：“又是买红牛的！前几天都售空了，今天刚进的货。”妈妈笑得更厉害：“这两天小孩都在考体育！你们记住这个时间，以后每年多进点货！”售货员好像没太听懂，是啊，初三的苦你不懂。

妈妈还一再问我要不要买双新鞋，她的同事就要给她儿

子买双耐克的气垫鞋。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什么样的鞋让我穿上都是一样的快！

晚上，空间被红牛刷屏了。班长发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花花绿绿的六瓶饮料。林子矛转发道：“喝红牛，为世外（我们学校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的简称，下同）体育健儿加油！”哈，为了明天，加油。

穿着校服软软的蓝色裤子和黑色熊猫装，外面又裹了一件挺厚的紫色运动外套。白色的运动鞋上前几天粘了一块巧克力，黑乎乎的一团，还一直不敢洗，怕干不了。

刚下了雨，校园里的景观建筑大白帆上的积灰被冲得一千二净。草坪在冷风中抖一抖身上的水珠。许智慧远远望见熊秋辰一身蓝色。“甩着手，像要去杀人一样，”劳雯说。

“你也买红牛了吗？”我问熊秋辰。“已经喝完了，反正也没什么用，我妈说。”

和自己班的几个女生你安慰我我安慰你一会儿，最后根据考试项目站到自己的队伍里。公交车晃啊晃，到了。一下车队伍就乱掉了，看见蓝蓝的熊秋辰，赶紧跑过去抓住她。她很欣慰地看了我一眼，马上又开始了无尽的“我好害怕怎么办呀啊啊啊啊”。

位育中学门口竖起红色的充气门，2014届初三体育中考考场到了。门口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坐着的，都是学生。站定了，掏出红牛——我不是一个人，放眼望去，手里都是红牛罐子。旁边一个胖胖的女生，（2）班的小琰，问我：“好喝吗？”我也没喝过。橘黄的颜色，喝了一小口，像咳嗽糖浆的味道，比

那再稀一点。“我不敢喝这种东西，”她说，“对身体不好。”

排着队，挤进一条窄窄的、昏暗的走廊，顺着楼梯走上去，是亮堂的室内体育馆。再上一层，几百个学生被塞进小小的会议室里，女生有了座位，男生只能盘腿挤在走廊里，头凑在一起打游戏。小琰问我：“你排球怎么样？”“可以满分。”她叹口气：“我只有实心球能满分。其他的，唉……”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像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能安慰她了。

紧张的气息充斥在潮湿的空气里，我把手插在口袋中，暖暖的，开始犯困，真不像是喝过红牛的样子。老师终于喊我们起来出去的时候，本来还细细弥漫的紧张终于唰地裹在身上，一下子从软座椅上弹起来，快速地逃离让人发慌的等待。出门的时候熊秋辰伸出手想拉着我，可是我紧绷的心情实在不能再承载另一个人的紧张了——一心祈祷她能把自己的紧张藏在心里，但还是听到了一句“我好害怕”，只能使劲挤出一个笑脸，口袋里的手也没有伸出来拍拍她。一边听着老师一遍一遍地说不要紧张哦，一边头也不回地小跑着下了楼梯，才意识到那个笑容已经在脸上僵了好久了。

排球顺利满分后，心里立刻轻松了不少。我看见熊秋辰在旁边的篮球架下小心地上篮，在心里默默为她们加油；我看见小琰的排球又一次弹出去，暗暗替她难过；我看见下一组的于潇元、林予矛一个劲地问我习不习惯，就赶紧告诉她们标准线有点高有点远啊，球还跟学校里一样啊，不用担心练几下就好了啊。原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做到不分你我，尽全力互帮互助。

实心球考场在大操场边上，报名的人不多，小棚子冷冷清清的。裁判是个胖胖的、年纪比较大的女老师，看到有考生来，很高兴的样子，热情详细又从容不迫地告诉我们考试用球就是这两个蓝色的，一次投到六米八就不用投第二次了，这个同学在投的时候下一个同学做准备，再下一个同学去捡球。有的人一次没扔过，她会和善地安慰、鼓励，第二次还真扔过了。那亲切，更像是个慈祥的奶奶发自内心地喜欢小孩。跳横箱之前在走廊里等，一个个子很高的男老师，皮肤黑黑的，帅气地戴着副无框的眼镜。他先问我们前几项的成绩，随后提醒我们先做做准备活动，话不多说，但一直是随和的、热情的。

从横箱上落地的那一刹那，心却悬了起来。不是因为跳砸了——正常的水准已经全部发挥——而是因为接下来，是800米。

站在跑道边等着，雨后的地还有点潮，身体一静下来，被风吹得有些冷。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起点上在发令的，是自己学校的老师！经老师，一件粉红色迷彩防风夹克里面好像还穿了很多，戴着手套、围着围巾，头上还夹着一个暗红色的耳套。她对着起点上只穿着短裤背心的外校学生，用听惯了的有点神经质的夸张但会让人感到安心的可爱语气，絮絮叨叨地叮嘱了好一阵，才喊出口令。接下来上道的一批学生，她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哟，是世外的啊！来啦！好的，好好跑，没问题的！”她认真的每一句话没有因为考生来自自己学校还是别的学校而有所不同，就像刚才遇到的那些不认